

长篇 小说

神木

刘庆邦
著



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
电子工业出版社

神木

刘庆邦 著



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
电子工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神木 / 刘庆邦 著. — 北京: 电子工业出版社, 2010.5

ISBN 978-7-7121-10724-5

I. ①神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070412号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书名: 神木

SHENMU

作者: 刘庆邦

责任编辑: 李 影 胡 南

策 划:  念念文化 NBooks

特约编辑: 刘玉浦 何 立

装帧设计:  灵动视线
010-85983452

出 版 电子工业出版社

发 行 电子工业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173号信箱

邮 编 100036

开 本 787×1092 1/32

印 张 7.25

字 数 150千字

版 次 2010年5月第1版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书 号 ISBN 978-7-7121-10724-5

定 价 20.00元

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, 请向购买书店调换。

若书店售缺,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, 联系及邮购电话: (010) 88254888

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zts@phei.com.cn, 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dbqq@phei.com.cn。

服务热线: (010) 88258888。

目 录

一 / 1

唐朝阳和宋金明正物色他们的下一个点子。点子
是他们的行话，指的是合适的活人。他们一旦把点子
物色好了，就把点子带到地处偏远的小煤窑办掉，然
后以点子亲人的名义，拿人命和窑主换钱。……唐朝
阳往车站广场瞥了一眼，说声：“有了！”几乎是同时，
宋金明也发现了他们所需要的人选，也就是来送死的
点子。宋金明站起来了，说：“我去钓他！”

二 / 11

这个点子戴一顶单帽子，头发不是很厚，估计一
石头下去能把颅顶砸碎。即使砸不碎，也能砸扁。他
还看到了点子颈椎上鼓起的一串算盘子儿一样的骨头，
如果用镐把从那里猛切下去，点子也会一头栽倒，再

也爬不起来。不过，在办的过程中，稳准狠都要做到，一点也不能大意。想到这里唐朝阳恶毒地笑了……

三 / 29

在他们看来，窑底下太适合杀人了，简直就是天然的杀人场所。窑底是沉闷的，充满着让人昏昏欲睡的腐朽的死亡气息，人一来到这里，像服用了某种麻醉剂一样，杀人者和被杀者都变得有些麻木。不像在地面的光天化日之下，杀一个人轻易就被渲染成了不得的大事。更主要的是，窑底自然灾害很多，事故频繁，时常有人竖着进来，横着出去。在窑底杀了人，很容易就可说成天杀，而不是人杀。

四 / 46

人世间的许多事情都是这样，准备和铺垫花的时间长，费的心机多，结果往往就那么一两下就完事儿了。十月怀胎，一朝分娩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在打死点子之前，他们都闷着头干活儿，彼此之间说话很少。……他把手里的镐头已经握紧了，对唐朝霞的头颅瞥了一次又一次。……当铁镐与点子头颅接触时，头颅发出的是一声闷响，一点儿也不好听，人们形容一些脑子

不开窍的人，说闷得敲不响，大概就是指这种声音。

五 / 63

窑主让一个上岁数的人把死者的眼睛处理一下，帮死者把眼皮合上，那人把两只手掌合在一起快速地搓，手掌搓热后，分别捂在死者的两只眼睛上暖，估计暖得差不多了，就用手掌往下抵死者的眼皮。那人暖了两次，抵了两次，都没能把死者的两只眼皮合上。

六 / 80

唐朝阳把唐朝霞的骨灰盒从提包里拿出来了，说：“去你妈的，你的任务已经彻底完成了，不用再跟着我们了。”他一下子把骨灰盒扔进井口里去了。这个报废的矿井大概相当深，骨灰盒扔下去，半天才传上来一点落底的微响，这一下，这位真名叫元清平的人算是永远消失了，他的冤魂也许千年万年都无人知晓。唐朝阳把这张全家福的照片也掏出来了撕碎了。碎片飞得不高，很快就落地了。

七 / 99

妻子的情绪很好，身子贴他贴得很紧实，问他：“你

在外面跟别的女人睡过吗？”

他说：“睡过呀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当然真的了，一天睡一个，九九八十一天不重样。”

“我不信。”

“不信你摸摸，家伙都磨秃了。”

妻子一摸，他就乐了，说：“放心吧，好东西都给你攒着呢。”

八 / 119

张敦厚试出来了，这个家伙果然是他的同行，也是到这里钓点子的。这个家伙年龄不大，看上去不过二十五六岁，生着一张娃娃似的脸，五官也很端正。正是这样面貌并不凶恶的家伙，往往是杀人不眨眼的好手。张敦厚心里跳得腾腾的，竟然有些害怕。他想到了，要是跟这个家伙走，出不了几天，他就变成人家手里的票子。不行，他要揭露这个家伙，不能让这个家伙跟他们争生意。于是他走了几步站下了。

九 / 131

张敦厚领回一个中学生模样的小伙子，令王明君大为不悦，王明君一见就说：“不行不行！”鱼鹰捉鱼不捉鱼秧子，弄回一个孩子算怎么回事儿。他觉得张敦厚这件事办得不够漂亮，或者说有点儿丢手段。

张敦厚以为王明君的做法跟过去一样，故意拿点子一把，把点子拿牢，就让小伙子快朝王明君喊叔，跟叔说点好话。

十 / 141

独头儿掌子面上下左右和前面都堵得严严实实，它更像一只放倒的瓶子，只有瓶口那儿才能进去。瓶子里爬进了昆虫，若把瓶口一塞，昆虫就会被闷死。独头掌子面的问题是，尽管巷道的进口没被封死，掌子面的空气也出不来，外面的空气也进不去。掌子面的空气是腐朽的，也是死滞的，它是真正的一潭死水。人进去也许会把“死水”搅和得流动一下，但空气会变得更加混浊，更加黏稠，更加难以呼吸。

十一 / 158

当年轻媳妇从大锅里起出一桶热水，泼向他们身上时，他们才一起乱叫起来。也许水温有些高，泼在

他们身上有些烫，也许水温正好，他们确实感到舒适极了，也许根本就不是水的缘故，而是另有原因，反正他们的确兴奋起来了。他们的叫声像是欢呼，但调子又不够一致。叫声有的长，有的短，有的粗，有的细，而且发的都是没有明确意义的单音。

十二 / 170

有一年发大水，把煤从河床里冲出来了。人们看到黑家伙身上有木头的纹路，一敲当当响，却不是木头，像石头。人们把黑家伙捞上来，也没当回事，随便扔在院子里，或者搭在厕所的墙头上了。毒太阳一晒，黑家伙冒烟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，难道黑家伙能当木头烧锅吗？有人把黑家伙敲下一块，扔进灶膛里去了。你猜怎么着，黑家伙烘烘地着起来了，浑身通红，冒出来的火头蓝荧荧的，真是神了。大家突然明白了，这是大树老得变成神了，变成神木了。

十三 / 184

这天下班后，他们吃过饭没有睡觉，王明君和张敦厚就带王风到镇上去了。按照昨天的计划，在办掉点子之前，他们要让这个年轻的点子尝一尝女人的滋

味，真正当一回男人。

王明君本想把这家小饭店越过去，到镇上再说。到了跟前，才知道越过去是不容易的。她们一看见他们，就站起来，笑吟吟地迎上去，叫他们“这几位大哥”，给他们道辛苦，请他们到里面歇息。

十四 / 196

张敦厚有些急不可耐，看了王明君一次又一次，用目光示意他赶快动手。然而王明君好像没领会他的意图，没有往点子身边接近。

张敦厚说：“哥们儿，你不办我替你办了！”说着笑了一下。

王明君没有吭声。

张敦厚以为王明君默认了，就把镐头拖在身后，向王风靠近。眼看他就要把镐头举起来——

十五 / 210

王明君看出了张敦厚的企图，就使劲抽自己的脚。抽不出来，他也急眼了，喊道：“王风，快来帮我把这家伙打死，就是他打死了你爹，快来给你爹报仇！”

王风吓得往后退着，说：“二叔，不敢……不敢哪，

打死人是犯法的。”

指望不上王凤，王明君只好自己轮起镐头，在张敦厚头上连砸了几下，把张敦厚的头砸烂了。

—

冬天。离旧历新年还有一个多月。天上落着零星小雪。在一个小型火车站，唐朝阳和宋金明正物色他们的下一个点子。点子是他们的行话，指的是合适的活人。他们一旦把点子物色好了，就把点子带到地处偏远的小煤窑办掉，然后以点子亲人的名义，拿人命和窑主换钱。这项生意他

们已经做得轻车熟路，得心应手，可以说做一项成功一项。他们两个是一对好搭档，互相配合默契，从未出过什么纰漏。按他们的计划，年前再办一个点子就算了。一个点子办下来，每人至少可以挣一万多块。如果运气好的话，也许会突破两万块大关，回老家过个肥年不成问题。

火车站一侧有一家露天小饭店，饭店门口的标牌上写着醒目的广告，卖正宗羊肉烩面、保健羊肉汤、烧饼和多种下酒小菜。唐朝阳对保健羊肉汤产生了兴趣，他骂了一句，说：“现在什么都保健，就差搞野鸡不保健了。”一位端盘子的小姑娘迎出来，称他们“两位大哥”，把他们请进棚子里坐下。他们点了两碗保健羊肉汤和四个烧饼，却说先不要上，他们还要喝点酒。他们的心思也不在酒上，而是在车站广场那些“两条腿

的动物”上。俩人漫不经心地呷着白酒。嘴里有味无味地咀嚼着四条腿动物的杂碎，四只眼睛通过三面开口的小饭店，不住地向人群中搜寻。离春节还早，人们的脚步却已显得有些匆忙。有人提着豪华旅行箱，大步流星往车站入口处赶。一个妇女走得太快，把手上扯着的孩子拖倒了。她把孩子提溜起来，照孩子屁股上抽两巴掌，拖起孩子再走。一个穿红皮衣的女人，把手机捂在耳朵上，嘴里不停地说话，脚下还不停地走路。人们来来往往，小雪在广场的地上根本存不住，不是被过来的人带走了，就是被过去的人踩化了。呆着不动的是一些讨钱的乞丐。一个上年纪的老妇人，跪伏成磕头状，花白的头发在地上披散得如一堆乱草，头前放着一只破旧的白茶缸子，里面扔着几个钢镚子和几张毛票。还有一个年轻女

人，坐在水泥地上，腿上放着一个仰躺着的孩子。小孩子脸色发白，闭着双眼，不知是生病了，还是饿坏了。年轻女人面前也放着一只讨钱用的搪瓷茶缸子。人们来去匆匆，看见他们如看不见，很少有人往茶缸里丢钱。唐朝阳和宋金明不能明白，元旦也好，春节也罢，只不过都是时间上的说法，又不是人的发情期，那些数不清的男人和女人，干吗为此变得慌里慌张、躁动不安呢？

这两人之所以没有出击，是因为他们暂时尚未发现明确的目标。他们坐在小饭店里不动，如同狩猎的人在暗处潜伏，等候猎取对象出现。猎取对象一旦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之内，他们马上会兴奋起来，并不失时机地把猎取对象擒获。他们不要老板，不要干部模样的人，也不要女人，只要那些外出打工的乡下人。如果打工的

人成群结帮，他们也会放弃，而是专挑那些单个儿的打工者。一般来说，那些单个儿的打工者比较好蒙，在二对一的情况下，用不了多大一会儿工夫，被利诱的打工者就如同脖子里套上绳索一样，不用他们牵，就乖乖地跟他们走了。他们没发现单个儿的打工者，倒是看见三几个单个儿的小姐，在人群中游荡。小姐打扮妖艳，专拣那些大款模样的单行男人搭讪。小姐拦在男人面前嘀嘀咕咕，搔首弄姿，有的还动手扯男人的衣袖，意思让男人随她走。大多数男人态度坚决，置之不理。少数男人趁机把小姐逗一逗，讲一讲价钱。待把小姐的热情逗上来，他却不是真的买账，撇下小姐扬长而去。只有个别男人绷不住劲，迟迟疑疑地跟小姐走了，到不知名的地方去了。唐朝阳和宋金明看

得出来，这些小姐都是野鸡，哪个倒霉蛋儿要是被她们领进鸡窝里，就算掉进了黑窟窿，是公鸡也得逼出蛋来。他们跟这些小姐不是同行，不存在争行市的问题。按他们的愿望，希望每个小姐都能赚走一个男人，把那些肚里长满板油的男人好好宰一宰。

端盘子的小姑娘过来问他俩，这会儿上不上羊肉汤。

唐朝阳回过眼来，把小姑娘满眼瞅着，问：“你们这里有没有保健野鸡汤？”

宋金明听出唐朝阳肚子里在冒坏汤儿，也盯紧小姑娘的嘴唇，看她怎样回答。小姑娘腰身瘦瘦的，脖子细细的，看样子是刚从乡下雇上来的黄毛丫头，还没开过胯，还没经过大阵仗。正是这样的生坯子，用起来才有些意思。女人身上一